

怀故人

记忆深处的故事

林红宾

清明时节倍思亲。昨晚我又梦见了老姥爷，醒来再也睡不着了，关于老姥爷的一些生活片段像蒙太奇般在眼前一一滑过……

一

少年时代，我和伙伴们时常在星期天到野外玩耍。云雀在我们头顶尽情啼啭，野花为我们展示出斑斓的风采；小燕子为我们剪出一幅幅迷人的春光；那多情的风儿，伸出奇巧无形的双手，在蔚蓝色的天幕上为我们折叠出不时变幻的云朵。我们看够了、玩腻了，就坐在碧绿的草地上，听小顺讲故事。

小顺比我大两岁，他爸是位老师，家里有好多书籍，不知他是真看了还是假看了，反正他总愿模仿他爸讲课的样子，在我们面前咬文嚼字、卖弄文采，动辄讲隋唐、说三国……有时讲得驴唇不对马嘴，你若跟他争辩，他一口咬定他家的书本上就是这么写的。甭管哪朝哪代的事，只要别人提起头，他就知道尾，为此，我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“百事通”，念白了就成了“白屎筒”了。他明知我们在贬嘲他，却不引以为戒，依然我行我素，信口开河。

这不，小顺在我们众星捧月般簇拥下，又大大咧咧地打开了话匣子：“你们看看天上那两大块云彩，中间隔着一块空白，这架势好比古代两军对阵。闲言少述，书归正传。且说唐朝有个小将叫秦英，奉旨征西，他身披白盔白甲，骑一匹白马，手持一杆银枪，所向无敌。对方有个老将军，白须齐胸，勇冠三军，善使一把大刀，尤其箭法极准，能够百步穿杨，他叫……”小顺突然卡壳，挠了挠头，略一思索：“想起来了，他叫黄汉升。当下，老头儿欺秦英是个半大孩子，举刀蒙头就砍，秦英用枪架住，随之一拨，枪尖直取老头儿咽喉，老头儿一闪身躲了过去。就这样，两员战将一来一往大战百余回合不分高下。吃了晚饭，两边军士高擎火把，观看秦英和老头儿进行夜战……”

我打断他的话：“你是不是记错了，把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夜战马超说成唐朝的秦英征西了。再说黄汉升就是黄忠，他怎么可能与秦英打仗呢？”

小顺正说在兴头上，没提防我给他泼了一瓢冷水，就不耐烦地白我一眼：“你个小孩，知道什么？”

我当即顶撞道：“我当然知道。”

小顺问：“你听谁说的？”

我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听俺老姥爷说的。”

小顺轻蔑地问：“不就是那个爱好堪舆学的老头儿吗？”

我说：“对，就是他，你不服么？”

小顺嘲讽道：“他只知道给人家选地方，哪知道这些历史故事。”

我又顶撞他：“当然知道啦，他读的书比你爸读的书多，你爸两个加在一起也不如他。”

小顺说不过我就要横：“不管你怎么说，反正俺家的书本上就是这么写的，再说咱村的小孩就有重名的，你敢说古代的人物就没有重名的？你纯粹

是少见多怪，猪鼻子插葱——冒充大象。喊！”

伙伴们一阵哄笑，尔后又央求小顺继续讲古。

没人理睬我，羞辱、委屈、尴尬、懊恼一齐涌上心头，我觉得周身热血奔突，顿生报复心理，冲小顺厉声说道：“你家有书不见得就是标准，我一定想法找一本正儿八经的《秦英征西》，看看上面到底有没有个老叫黄汉升！”说罢愤然离去。

我听父亲说过，老姥爷有一部线装古书《秦英征西》。

我暗暗祈祷老姥爷有这部古书。

二

老姥爷是我父亲的外祖父，按当地称谓，我就叫他老姥爷。他读了一辈子书，学识渊博，通《易经》，闲暇无事就给人家看地理选坟址，成年累月如闲云野鹤般四处徜徉。老姥爷膝下无子，只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是我奶奶，小女儿是我姨姥。姨姥的村子叫泉水庄，与我的家乡只隔着一道小岭杠子，顶多二里地。老姥爷喜欢小女儿，常住泉水庄，购买的大量书籍也在泉水庄。

那些线装古书对我来说具有极大诱惑力，可惜我从未去过姨姥家，自然也没看到那些线装古书。

说来真是凑巧，我离开小顺他们走出不远，一转头，见东岭上有个老翁策杖偶偶而来，手里还提着东西，不用问，准是我老姥爷过来做客。我喜不自胜，撒腿跑上东岭，不出我所料，老翁正是我的老姥爷。他已八十多岁了，身板结实，精神矍铄，慈眉善眼，颇有一番仙风道骨的风采。我赶忙迎上前问了一声安好，从他手里接过那串用马莲穿起来的“红蟹鱼”，兴高采烈地跑下东岭，回家给爷爷奶奶报个信儿，全家人就赶紧出来迎接。

老姥爷自然高兴，对我爷爷奶奶说：“你们这个长孙又机灵又懂事，好好供他读书，以后必定有出息。”

待老姥爷住下，我悄悄地问：“您有《秦英征西》这部书吗？”

老姥爷一愣，继而说：“有哇，还有《薛礼征东》《七侠五义》《杨家将》《说岳传》等等一大堆古书哩。要别的没有，倘若要书啊，我是一个大财主。喂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

我毫不隐瞒地说：“想看。”

老姥爷捋须笑道：“性急吃不得热豆腐，你现在念四年级，那书上的生僻字可多啦，你能读懂？等你长大再看也不迟。”

我连声称是，然而心里甚是焦急，渴盼能早早看到。

三天后，老姥爷要回泉水庄。奶奶送给他一些好吃的，要我送过岭去。我巴不得这样，就欣然答应了。

第一次来到姨姥家，姨姥很高兴，挽留我在她家吃了午饭。

老姥爷爱看闲书，酷爱清静，住在姨姥家的南屋。他还有个习惯，一年四季吃罢午饭必定要打个盹儿。因此他

放下碗筷，就回卧室和衣而眠。

我吃完饭，和姨姥说了一会儿话，就悄无声息地来到南屋。

屋里静静的，只见东面房间的炕头上、窗台上、桌子上、箱盖上、柜顶上，全是一摞摞线装古书，除了为数不多的单行本之外，全是多卷本，用书匣装着。书匣是布面的，很精致，侧面皆用两枚骨针别着。有木版，也有石版，什么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春秋》《说唐》，还有好多古书我都叫不上名来。随手翻开几本，见书眉上写满了密密匝匝的蝇头小楷，不用说，这是老姥爷一笔一划仔仔细细写的评语。我急于找那套《秦英征西》，要给小顺一个难堪，要让他铁的事实面前承认错误。

我翻遍了桌子和箱盖上的古书，没有找到。又瞅了瞅柜顶，决定上去找一找。为了不惊动老姥爷，我蹑手蹑脚地搬过杌子，踏上去逐套翻看，心诚则灵，果然找到了！

这套古书用一个蓝布书匣装着，统共4本，文前有好多人物画像。内容是用鼓词形式写成的，一段唱词，一段白话，顺韵押辙，通俗易懂，挺有意思。

柜顶上还有一套《三国演义》，总共16本，除有人物造型外，每一回还有一幅插图，有“圣叹外书”，有批语。我想书中自然有夜战马超一节，也少不了老当益壮、百步穿杨的黄忠，小顺硬是把秦英和黄忠扯在一起，两个朝代的人岂能交战？到时候拿给他看，准会把他气得直瞪眼。

望着这两部古书，我怦然心动。朝炕头上一看，老姥爷双目闭合，面容安详，看样子已经睡熟了。不妨先拿这套《秦英征西》，满屋这么多书，即便少了几本恐怕也看不出来的。我可从来没私下拿过人家的东西，何况今天是来姨姥家做客，这么做是不妥当的。小顺是个孬烂猪头不烂嘴的家伙，没有这套书作证，他绝不会说埋汰话的……我心里这么想着，一时拿不定主意，书就像黏在我的手上，迟迟不愿放归原处。怎么办？我沉思了一会儿，决定先到外间佯装看一会儿书，趁姨姥不注意，不辞而别。

从南屋到街门口，只有十几步，但是我感觉俨然走在一层薄冰上，稍有不慎就会陷下去。我悄悄来到街门口，见周围没人，就将心一横，动若脱兔地溜出村子，跑上岭顶。

三

我连夜阅读这部古书，这也是我接触的第一部古书。老姥爷说得不假，书中的生僻字实在太多，凡是能查到的，我都在书眉上注了拼音，查不到的只能略过去，虽然如吃夹生饭般读完了这部古书，但那些唱词让我受益匪浅，为我后来的诗歌创作打下了基础。当时看完这部书，压根儿找不到秦英大战黄汉升的字眼儿，足以证明小顺纯粹是胡咧咧。

我让伙伴们把小顺约到上次讲古事的地方，当时在场的人一个也不缺。

小顺不知内情，满腹狐疑地看着

我，问：“你把我约到这里来，究竟想干什么？”

我把《秦英征西》向他一亮：“你说一下，这部书哪一回有秦英夜战黄汉升的情节？”

小顺一看傻眼了，红着脸说：“你人小记性可不少，我承认说错了还不行么？其实我也是听别人讲的。不瞒你说，这套书俺家根本就没有，我那是唬你，没想到你这么较真，居然借来了。这样吧，你先借给我看看，再讲就不会出差错了。”说罢一把将书匣抢了过去，撒腿就跑。

结果这套书传遍了全村，从此再也沒拢我的手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仍用此法，从老姥爷屋里取出了那套精美的《三国演义》，老姥爷和姨姥依然没察觉。这回我学乖了，不再逞能炫耀，看完后珍藏起来。这套书至今完整无损地放在我的书柜里。

四

两年后，我以优异成绩被选拔到栖霞一中读书。那时，老姥爷已过世了，那些宝贵的线装古书就撒给了姨姥家。姨姥只有一个儿子，即我的表叔，他不好文学，却通《易经》。

后来，我几经磨砺锤炼，成为一名作家，家中的藏书比老姥爷多好几倍。溯流求源，老姥爷应是我的启蒙老师。

前些年我回家探亲，抽空过岭去看望姨姥、姨姥爷。一晃眼，他们都是古稀之人了。姨姥拉着我的手打量着我：“孩子，你老姥爷当初说得不假，你出息得不赖。”

我问：“老姥爷撒下的那些线装古书呢？”

姨姥脸色一沉，长叹一声说：“你老姥爷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有了钱就买书，看好了的书，不管多贵也要买，年数久了，就像燕子衔泥垒窝一样积攒起那么多古书。‘文革’刚开始，我就将那些线装古书归拢到一起，藏了起来，没想到还是被某些心术不正的人搭上了眼。他们硬是将那些古书搬了出去，一把火烧了足有半晌。幸亏你老姥爷已经过世了，要不然准能把他心疼死。”

我对姨姥说：“您还记得我小时候头一次来送老姥爷吗？那天中午，我私下拿走了《秦英征西》，后来又背着你们拿走了《三国演义》，这事老姥爷没觉察吗？没跟您们说起吗？”

姨姥噗嗤一声笑了：“傻孩子，你老姥爷爱书如命，这事他能不知道吗？实话告诉你吧，当时你从柜顶拿书的情景他看得清清楚楚。他深知你喜欢看书，脸皮又薄，不便开口，就假装睡着了，以便让你拿走。还说等他过世后让我送些古书给你，谁想到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我泪眼婆娑地望着相框里老姥爷的遗像：老姥爷笑眯眯地望着我，目光里充满了仁慈，充满了期待。我觉得心里沉甸甸的，肩上也有了无形的压力……